

三味书屋

在穿过林间的时候

——送别散文家林清玄

方其军

“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2019年1月22日9点32分，林清玄先生在微博上发了这么一段言语。这是寻常的一次记录，寻常地透着他作为作家的发现与智慧。然而，第二天，1月23日，他竟骤然“走”了。走得那么突然，突然得令许多人瞠目结舌。只有65岁，以现今的通常寿数论，差不多算是处于人生的秋季吧。可先生如被风击中一颗饱满果实从枝头坠落，在树叶层叠的苍老地上碰撞出一记沉闷的声



响。如此，端详那一段通过微博公开发表的话语，就有了特殊意味。在他数以千万计的文字里，这称得上是最后的吟唱，像是冥冥之中的“遗言”，一股流水或一片行云唯美定格。

在几十年前的中学时光，我喜欢宝岛台湾的两位散文家，一位是简媜，一位就是林清玄。偶尔会有书商征得学校同意而稍具规模地卖书，地点往往选在午后的食堂，餐桌拼成了兜售书籍的摊位，琳琅满目。一个解决物质饥饿的场所，顿时成了满足精神需求的领地。对于当时藏书短缺的我来说，这样的图书销售方式简直可谓“盛宴”。不过，因为生活费有限，只能盘算着买上一两本，所以摸摸这本翻翻那本，心想务必挑细了选准了。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先后遇到了《简媜散文》和《林清玄散文精选》。据我的体验，简媜的空灵行文美得剔透，而林清玄的文字则美得清丽。搭配着阅读，简直是神奇的组合，就像下饭时一口干菜扣肉一口雪里蕻汤，香而不腻大快朵颐。

从履历看，林清玄先生原是一块璞玉，经受过自我的雕刻与俗世的磨削。蜕变的过程想必是痛苦而充满热望的。观察他的命运旅程，我觉得有一种山重水复感，在入世与出世间有过显著的切换，而几次急转弯似乎盘旋着实现了他的格局升华。他出身贫寒，据称不仅做过码头工人、摆过地摊，还杀过猪，

也就是当过屠夫。白天持刀见血，晚上握笔著文，大概白天的刀子会润着悲天的情怀，晚上的笔尖则蘸着生灵的啼哭。我无从考证，杀猪在他最初的谋生事项中占着怎样的比重，但在在我看来哪怕是有一天或一个月的屠宰行动，一个作家关于生死的思考就会深邃许多。

自30岁起，林清玄已然完全能够以文为生，当杂志的编辑、主编，几乎获遍了台湾的文学奖项。以所谓“成功”的标准考量，他正走向功成名就的巅峰。然而，因情感困扰，他突然辞职，从红尘抽身而走，退隐山林。杀猪与悟禅，两个截然不同色彩的生命片段，似乎形成了文化对倒。我想，杀猪是为了逃离物质的贫寒，悟禅是为了逃离精神的困顿。有人说，人生的觉悟有几个递进的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依照此轨迹，林清玄终究还是要回来的。我以为，从象征的维度揣度，悟禅的“插曲”似乎就是为了平衡杀猪的过往。

如此山重水复，自10岁便想成为作家的他，在栉风沐雨中更显丰盈和坚实。有人将他的散文当作日常习惯的“心灵鸡汤”，恐怕是一个误会。我读他的《太阳雨》，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林清玄散文精选：清梦独行》的开篇，读得尤其细致。他关于少小时某个午后在农田劳作的场景描

绘，可以勾起读者前世今生的田园梦幻感，以及故土情深的回忆和共鸣。“任何事物都有界限，山再高，总有一个顶点；河流再长，总能找到它的起源；人再长寿，也不可能永远活着；雨也是这样，不可能永远下着；雨也是这样，不可能永远下着……”此话在文中虽是作为引用其母亲的“解题”，但显然已融入作者自身的领悟。这种对于“三八雨”的理解，若是未曾受过蚀骨之痛、不曾深潜绝望湖底，大概无法抵达那样的思想境地——“一蓑烟雨任平生”。

在《逃情》里，他说：“情何以可逃呢？”在《煮雪》里，他说：“假设说话结冰是真有其事，回家烤雪煮雪的时候要用什么火呢？”在《温一壶月光下酒》里，他说：“这些消逝于无形的往事，却可以拿来下酒，酒后便会浮现出来。”我认为，这些都是经世所悟的智慧。

1月23日，因为已处寒假模式，我给儿子看了几集《捷德奥特曼》。当我正在纪念式地阅读林清玄散文时，儿子拿着一个玩具作扫描状扫了扫作者名字，说：“扫描显示，这个是地球人。”我说：“对，他是地球人，但，今天他刚刚离开。”儿子听得出这个“离开”的意思，语调似乎沉重许多，问：“因为什么？”我说：“媒体报道说是心梗。”我想，在“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之外，应该还有更高的需要破解的层次，林清玄先生又去悟了。

用异化之物撕裂庸常

——从《蛇行入草》看赵雨小说中的抵抗色彩

王芳

小说说故事，故事承载生活。生活原本庸常，写作者书写庸常，被冠以“现实主义”的华丽名头，却将现实主义推向同样庸常的绝境。宁波80后小说家赵雨，非要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庸常里打破点什么，于是建构了一个有动物参与的小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动物都带着异化者的使命，努力撕裂庸常，并用这种撕裂之力去抵抗一切规律，将庸常的生活从环环相扣的轨道里带出来。他发表于《十月》杂志上的《蛇行入草》便是这种写法的代表。

“我”的大伯赵大鹏作为乡村捕蛇师对捕蛇之事极为痴迷，他熟悉各类蛇，最喜欢捉剧毒蛇，如竹叶青、五步蛇。如果遇到不那么中意的蛇，他会用一种神圣的仪式——“蛇行入草”，放蛇一条生路。如果没有蛇，他就和一个普通的乡下男人没有什么两样，粗暴、凶狠，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大打出手。但他曾在太白山的蛇林里向我展示了捕蛇的高超技艺，“突然，他猛地抽出捕蛇棍，一下就把蛇头钉在三角杈之间。蛇身

闪电般甩开，他弯腰抓住蛇尾，提起来，蛇头往上探了两探，身子完全展开，有两米多长，犹如蜿蜒的一匹绸缎在空中飞舞。”这是一条五步蛇，对于别人而言阴冷剧毒的蛇，却是赵大鹏生命里最耀眼的色彩，这时的他活出了自己独特的姿态。然而，随着社会变迁，乡村被城市覆盖，山林消失了，那些让赵大鹏赖以生存的蛇消失了，家园，赵大鹏的快乐也随之消散。他又回到庸常之中，跟所有为了生存疲于奔命的人一样，淹没在世俗生活的尘土里。直到他看到城市的垃圾场、荒草堆，他觉得终于可以重操旧业。

是蛇，使赵大鹏有了不甘心被大众淹没的勇气，哪怕乡村土地被征用，周围绝大部分人拿着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去，他也选择走一条逆向的路，他近乎疯狂地坚信荒草堆里、垃圾场上有五步蛇。很明显，等待一条蛇这本身是荒谬的，他自己未必不知道，他要抵抗的，不过是一种从众的生活方式。“如果能找到蛇，变成一个垃圾有什么大不了的？”说这话时，他的脸上带着庄重的表情。赵大鹏的抵抗注定是悲剧

性的，绝大部分乡村人必将被城市同化。所以最后赵大鹏被车子撞死了，被撞得面目模糊，无法辨认。在他死后，他努力寻找的五步蛇在一堆啤酒瓶里吐着红信子，诡异得几近魔幻。这样的结尾暗示了赵大鹏抵抗的实际意义，这条存在的五步蛇，证明了赵大鹏借助蛇来撕裂庸常的内在成功，尽管他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十足的失败者。

同样的抵抗色彩遍布于赵雨其他小说中。一般情况下，他会设置一个平静的开头，但恰恰是这种开头让人心生紧张，深感受气诡异。紧接着的情节还是平静的，平静得几乎死水一潭。在平静蓄势之后，作者会丢进一个异化物，慢慢地，征用，周围绝大部分人拿着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去，他也选择走一条逆向的路，他近乎疯狂地坚信荒草堆里、垃圾场上有五步蛇。很明显，等待一条蛇这本身是荒谬的，他自己未必不知道，他要抵抗的，不过是一种从众的生活方式。“如果能找到蛇，变成一个垃圾有什么大不了的？”说这话时，他的脸上带着庄重的表情。赵大鹏的抵抗注定是悲剧

而决意撕裂庸常的异物，自身也做了努力。《白马绕塔悲鸣》中的“我”是一个普通的靠写作生为的男人，家庭地位像收入一样不高，是社会典型的小人物。而“我”的丈人

很早就没了工作，在家里的地位比“我”还低。两翁婿来到马场，见到了那匹极神骏的白马。白马让“我”从潜意识里看到了自己的渴望，即撕裂这种不温不火的生活现状的渴望。“它像发了疯一样，脑袋使劲挥动，两只前蹄不断抬起，落下，嘶鸣声波浪一般拍打着四周沉寂的空气。”白马可以绕塔悲鸣逃去，而“我”在放走白马后，只能继续回到庸常的生活里。刚刚撕裂的口子又合拢了，庸常依旧庸常，但它带给“我”的影响却是久久不绝的。

《怎么弄走穿山甲》中面临被杀的穿山甲母子，《和父亲一起去钓鱼的日子》里那条被“我”放走的大鱼……因为这些异化物的出现，人们平静的生活一再被打破，人对物的态度决定了打破之后的光明或者黑暗。最后，生活的湖面重新归于平静，但深处暗涛汹涌再难停止。作为新生代小说家，赵雨善于以平等的眼光和悲悯之心看待与人类并存的动物，通过它们表现庸常生活中的挣扎。又用自己的写作方式，抵抗着现实主义的负面倾向、琐碎庸常，以实现文学的超越。

艺术品投资的“艺术”

——读《赞助人的回报》有感

任 银

《赞助人的回报》的两位作者在于奢华壮丽的新圣母教堂里踱步，内里大量的私人礼拜堂让他们对其存在的意义和原因产生疑惑。源于这个疑问，两人开始以信息经济学理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赞助行为进行了大量分析。

本书第一部分由理查德和乔纳森合作完成，第二部分包含多位学

者的文章和论文。书中阐述了成本效益框架、尊贵身份理论、信号传递理论、选择性宣传和夸大宣传等多个经济学理论，以14世纪至16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委托项目为重点，将艰涩难懂的经济理论“平民化”。最后作者以女性的艺术委托项目为重点举例，证明经济学框架的外延适用性。

数量众多的私人礼拜堂、博物馆里琳琅满目又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成了现代社会的宝贵财富，而这些财富源于一场大规模的“博弈游戏”，参与游戏的玩家主要是以富人阶层为核心的赞助人、艺术家和观众。赞助人和艺术家通过艺术委托项目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网。赞助人企图选择富有才华和名声的艺术家为个人和自己的家族设计有身份代表性的艺术品，包括建筑、画像、雕塑等，来提升社会地位与声望，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实现自我推销的目的。艺术家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经济收益与名声的投资项目，既实现了赞助人的自我推销，也实现了自身的艺术与经济价值。相互受益的同时，博弈双方也受到了关系网的制约——这种制约来自双方对效

益、成本和限制条件的考量。对于作者所研究的那个时期的意大利来说，主要的限制条件有礼仪规则、教会规约、空间、艺术家的可用性等等。观众作为前两者的公共委托，既包括真实的当代观众和未来观众，也包括天国观众。赞助人和艺术家进行艺术投资项目的博弈，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观众中获得认可和推崇。

艺术品投资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上层富人的青睐，因为艺术品是个人品位的具体证明，是最无可指责也最难以效仿的表现形式，同时它也是权利的独特象征标志的内化。为了体现在这场博弈中艺术品的重大意义，作者用了“差异成本”这一理论。对于富人阶层来说，“以低廉的价格就能获取的语言、行为或工具，传达不了使用者有利的信息，而艺术委托项目可传达赞助人的财富、身份地位、声誉，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品位”。正是这种使得艺术品投资博弈游戏在14世纪的意大利一直到现今的全世界都广受推崇。

艺术家们为了在博弈中获得收益，使出浑身解数服务于自己的投

资者。他们最常用的策略就是“选择性宣传”与“夸大宣传”。想象着投资者与艺术家进行多次秘密交谈，或沉默不语，或争得面红耳赤，筛选那些需要通过艺术品传达的信息。

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的新媒体宣传和这一博弈关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广告投资商与明星也是产品投资项目博弈游戏的主要玩家。投资者选择粉丝多、流量大的明星和网红，为他们的产品进行宣传；明星选择口碑好、品位高的品牌，赚得高额代言费，同时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身价，以获得更多的邀约和粉丝。日趋成熟的PS技术和日渐强大的公关团队，以及日益兴旺的营销号，是这场博弈中使用了“选择性宣传”与“夸大宣传”最好的证明。

“如果你有意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个伟大时代，那么你可以试着读读这本书。”作者以理论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带着读者穿梭于各个博物馆间，讲解自画像、雕塑、豪宅的隐秘历史，帮助读者梳理经济学与艺术领域的暧昧关系。

荐 书

《天堂向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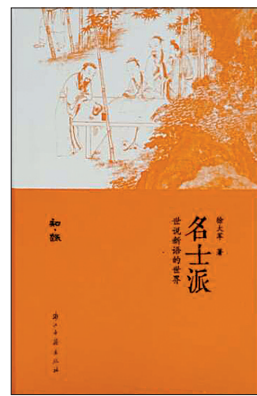


作者	尹学芸
出版	鹭江出版社
日期	2018年12月

《天堂向左》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尹学芸的中篇小说集，收录了《天堂向左》《天仙宫》《身后事》《与你有关或无关》四篇。四篇小说主人公性格各异，但都脱不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官场。虽然不经意中也描述了官场的现状，但这显然不是重点，重点正如作者在书腰中所写——要将人性“条分缕析给我们看”。

于是，我们看到《天堂向左》中的文艺青年千叶，因为与“爱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失去了留城的机会，注定了一生的奔波，但她说“不后悔”；《天仙宫》中朱老本可以安享晚年，却因为对“老大”至死无言的信任，病死榻中；《身后事》中宋义在局长之位退下之后，因为接受老战友送的“虎

《名士派：〈世说新语〉的世界》



作者	徐大军
出版	浙江古籍出版社
日期	2018年11月

《世说新语》究竟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古往今来不少学者以此为研究对象，试图重构《世说新语》的内在世界。由徐大军撰写的《名士派：世说新语的世界》，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引导读者跨越时空的界限，融合当下的眼光去探究那个已翩然远去的魏晋时代。

《世说新语》的特点是片段化叙述，缺乏核心主人公将所有的故事串联起来，故而呈现出一种散散状态，而能够清晰梳理《世说新语》的庞杂体系需要作家极强的概括能力。在本书中，徐大军采用了“踩点”的方法，高度概括了12个核心观点，并按照一条“由表及里”的惊鸿一面；它是郭奕眼中羊祜渐行渐远的翩然背影；它是嵇康与山涛之间的高山流水的相契；它是王子猷访戴安道乘兴而来的相见……”

（推荐书友：章雨恬）

《我在雨中等你》



作者	(美) 加思·斯坦
译者	林说俐
出版	南海出版社
日期	2011年1月

“你的命，决定你看见的。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对于一个赛车手来说，雨从来都是无法预测的令人胆寒的恐惧，像小说中那个不断出现、无处不在的斑马。但一心想变身为人恩佐终于看破与了悟：斑马原非身外之物，它就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而人生的赛道，更是变幻无常、风雨难料，若想成为一个顶级的“赛车手”，就“不应该怕雨，应该拥抱雨”。因为，我们要相信车子只是身体的延伸，赛道是车子的延伸，而是赛道的延伸，天空则是雨的延伸……”

主人公丹尼在进退维谷之际，没有选择多败俱伤的报复方式，最终凭着自己的坚定信念与卓越成绩，不仅赢得了女儿卓伊的监护权，并且获得了重返意大利加盟法拉利车队的机会。这其中，自是离不开恩佐的无言鼓励与精神守护。

（推荐书友：刘敬）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